



小 白

特工徐向璧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086

特工徐向璧

小白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工徐向璧/小白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4
(海豚书馆)

ISBN 978-7-5110-1943-1

I. ①特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6560号

书 名: 特工徐向璧
作 者: 小 白

责任编辑: 郝付云 慕君黎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—68997480 (销售)
010—68998879 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印 张: 3
字 数: 40千
印 数: 1—6000
版 次: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943-1
定 价: 13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特工徐向璧

—

徐向北当然知道徐向璧在勾引他老婆。都是他自己怂恿的么。他要再狂些，很可以说是他自己设计的。事实上，一切都发生在他眼前。

他到底决定让徐向璧走进自己家门，来来回回考虑过不知多少趟。他一心一意想让老婆过好日子，那回胆囊炎开刀，半夜里从麻醉中苏醒过来，看到她支着下巴坐在床边，使劲睁着眼皮，一面孔疲惫。那句话当时就脱口而出：

“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最开心的日子。”

可开心日子哪能说来就来。关键是手头紧。他一个中学总务处职工，能有多少闲钱闲心拿来逗老婆开心？他跟美术组老范有交情。老范那儿有一套《金瓶梅》，十本，装在木盒里，他一本本借来看。王婆那套五字诀，潘驴邓小闲，他能占到哪一项？

徐向北觉得，他有他的问题，可他老婆也有她自己的问题。从她那头说，也许都怪那名字。孟悠。真不知道她爹是怎么想的。巧不巧起这么个名字，纯粹是不着调，纯粹是个马马虎虎的定义，存心是在匆匆给她的整个人生下结论。难道真想让她一辈子梦游去？

她就是那种——好好走在平地上会摔个大跟头的女人。她至少有一半人（肯定不是较小的那一半）生活在另一个宇宙。她整个人，好比说，就是努力想从她置身其中的那个狭窄时空跳出去，不管是那个一米六稍多点、苗条、乖巧、器官精致的身体，还是她从小到大住的石库门底楼厢房。那些缺乏想象空间的弄堂，小学语文教师办公室里的上午

八点到下午五点，还有她和徐向北婚后栖身其中的那间火柴盒，那些单调的、按部就班的夜晚。

就好像，她身体里最轻盈的那部分的确已跳出去，可比较沉重的那部分却只能认命。

芸芸众生，这种状态其实于人无害。顶多是她独自发愣时，别人要把一句话翻过来倒过去说好几遍，她才能听明白。可跟她身边的人，尤其是跟她最亲密的人，问题就会很大。很大很大。

它会逼得人家跟她一起往外跳，跳不出去也得跳。或者假装跳出去。徐向北过好久才有点明白过来，泯然众人，他独得青睐，自己这个异乡人身份是占便宜的。滚滚而出的儿化音啦，国字大白脸啦，一米八的大高个啦，在她最初的潜意识里，这些东西可能暗示着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。还有她一直以为他想必会有的爽朗脾气。他确实有，本来有。可后来——

后来不知怎么搞的，他觉得自己越长越奇怪，越长越干瘪。肩膀在往里缩，腰背渐渐佝偻，脸越来越黑，皮越来越松，法令纹扯在脸颊上，那张大

脸变得像是放隔夜的白面馒头，水泡过，风吹过，如今干裂着，变形变得认不出算是哪种江南点心。口音也变得南不南，北不北，北京话往南凑，上海话往北凑，两下一汇合，有点像是在本地吃不大开的江北口音。

他自己心里很明白，那都是因为他的精气神儿，都跟着老婆跳啊跳啊往外跳，那么多年跳下来，还能剩下点什么？夫妻二人，也就剩下看电影的时候有商有量，争抢大部头小说第一卷时吵吵闹闹，除此之外都懒得对话。

徐向璧的事，他记得三五年前就告诉过孟悠。虽然当时向北自己都弄不清他在哪儿，他在干什么。当时两人才刚认识——幸亏他一眼就看上她，早早拽她脱离那小圈子。不是洁身自好，也不是脑子好，有预见。纯粹是先下手为强。他俩迅速发展到了议婚论嫁时，消息传来说那帮人全给公安抓去，因为开黑灯舞会。他们一九八三年结的婚。别人进班房，他们进新房。

那阵子“国泰”在放《黑郁金香》。孟悠对

阿兰·德龙的面孔顿时着迷。童自荣那嗓音她也很迷。她对身世之谜啊，失散的双胞胎啊，这种离奇的事儿特别感兴趣。

“比《铁面人》好看。”她下结论。

那晚在襄阳公园长条椅上，他说他有个孪生弟弟。

“不见啦？怎么可能？讲给我听——”

确实说来话长。何况那时候，他能讲清楚的事实不多。有多少是记忆？有多少是幻觉？想象？你们知道，这就是话赶话——你说到一件事，就拉出另外一件事。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又会蔓延开来，变成另一个复杂的故事。故事——是的，日久天长，他这个孪生弟弟的故事渐渐变成他们夫妻俩之间的一档固定节目。有时候，报纸第四版社会新闻栏的一则小故事会重新勾起他的记忆，有时候是一封来信……

偶尔，他会有那么一种感觉……好像说，这个在他头脑中模模糊糊的孪生弟弟的形象，由于他的叙述，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个弟弟变

成他的理想，他的寄托，变得好像是他自己——他身上最好的那部分，他身上最轻盈的那部分，他那尚未被人发现、尚未被他自己的老婆发现的那部分。

这会儿——他的弟弟，那个比他晚二十多分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弟弟，他从少年起就再未见过的孪生弟弟，这个在他二十岁那年突然神奇消失的人——这个陌生人，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他的世界里。现在，他叫徐向璧。

他刚一说下周要出差，那封信就到。真会挑时候。信封落款是徐向璧，他不认识这名字，那封信搁在饭桌上，吃晚饭时，又转移到缝纫机面板上。饭后他才拆开它，哇哇大叫，自己都觉得激动得跟唱戏一样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是谁啊？这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他再次读信，琢磨着。觉得信里说话的语气跟他自己挺像。那还能怎样？怎么说都是双胞胎弟弟。

“到底谁啊？”

“我弟弟——”

“你弟弟？”

“我跟你说起过的，我是双胞胎里大的那个。”

“啊！他蹦出来啦？”

二

谁都不知道徐向璧是从哪儿蹦出来的。有时候他都觉得，压根就是从孟悠那好胡思乱想的脑袋里蹦出来的。你说说，她整天就盼着日子过着过着就蹦出点奇迹，这不，奇迹来啦。

信上说，都是他一手制造的假象。二十岁生日那天，他让人把自己灌醉，农场那帮哥们。半夜醒过来，他忽然换掉个人似的，觉得自己再不能这样过下去。整个下半夜，他睁着眼睛盘算。凌晨跟着上山伐木的小队出工——这回本来轮不到他。要往山里走半天，扛着吃的喝的，连续干上两三天，全累趴下才下山。第二天上午九点，在林场深处某个背阴陡坡上，他布置出完美现场：陡坡边沿刨出

的滑痕，碎土。陡峭山坡外，大林海郁郁葱葱，树顶遮蔽下深不见底，一个天坑。他拣出一件破旧衣服，裹牢大块土石疙瘩，轰隆隆往坡下扔，伸出脑袋望望，折断数根树枝。

嗯，一封信说不到那般详细，这种种细节徐向璧后来才有机会亲口补述。

简单说，徐向璧伪造事故现场，让人误以为他落下峡谷，就此消失，无影无踪。他计算一夜，确信这做法一举两得。生产现场发生伤亡事故，家里可以拿笔抚恤金。钱会送到他妈那儿。那一年，爹妈离婚，他和徐向北小哥俩像别的财产那样一分为二，向北跟着爸爸，他就跟着妈过。从小到大，他还从未给他妈挣过一笔像样的钱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就此可以自由自在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没人管得着他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不用晚回农场报到一天就扣掉工分，取消下次休假资格。他准备充分，所欠的仅仅是决心。食物衣服早就藏进山上那间茅棚。钱，那数年积蓄，他一向统统随身带。

农场在西南边陲——信中他语焉不详告诉向

北，后来那几年，他混在东南亚某个小国，混得不错。他反复警告徐向北，所有事情都要保密。要保密！向北正念着，水池上涮碗的孟悠说：

“要保密要保密。跟个孩子似的。”

徐向璧在信里说，绝对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。从法律角度说徐向璧已是死人，因公牺牲，抚恤金都发过。他没有户口，人人都有一个身份，他没有。

信上虽不说，向北能懂。这事的关键在于，他弟弟想必不止一次偷渡国境线！

“你看，他不肯说，不过他一个失踪人口，怎么可能想出国就出国，想回国就回国呢？”

孟悠乍碰上这种事，心里怦怦乱跳。自打她生下来，这得算是头一回。涉及其中的神秘人事，竟然是她小叔子。

“他怎么不问问你过得好不好，不打听打听你有没有孩子？你这弟弟，跟你一点都不亲热——”

向北心里头掠过一丝懊恼。不过他什么话都没说。

星期天下午，向北不在家。多半是跟楼下那班狐朋狗友一块，躲哪个阴凉地打牌玩。或者下军棋，徐向北最喜欢四国大战，所谓五村第一高手。那是势弱时敢骗敢蒙，转强时心狠手辣，精神智慧在棋盘上发挥至极限。往小板凳上一坐，两条手臂小方桌上那么一撑，遗传天生那份燕赵豪气，全耗这上头。

孟悠在阳台上，把被褥往晾衣竿挂开。十月好太阳，晒得人发愣。李老头在楼下拿着喇叭直叫：徐向北电话徐向北电话。半天她才回过神。

“他不在——”

没多久，向北就钻进家门。

孟悠看电视，没理他。美国老片。《金玉盟》。正高潮，男的起身要走，女的双腿盖着毯子躺在沙发上。孟悠鼻子又开始发酸。

“我有电话？”

没听见。

大声：“我有电话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——我在楼下打牌，听见的。我去看看。”

向北又蹿出门。

屏幕信号再次变花时，向北回到家里。

“又花啦。”孟悠冲着他说。向北跑到电视机跟前一阵拍打，图像渐渐显露。

“等啥辰光给你换台松下廿吋。”向北咕哝一声，鬼鬼祟祟到衣柜里翻东西。奇怪——接个电话就跟变个人似的，换彩电，气壮如牛的话就这么脱口而出。孟悠瞪着他。

向北背着身，挠挠头，想想不对，又转过头对她说：“等有闲钱。”

“噫，哪会？”

“我出去一趟，见我弟弟。徐向璧到上海来。住在锦江饭店，让我去见他。”

孟悠忽然兴奋：“他怎么说来就来——”

又一想：“你是他哥哥，他该来见你。”

“他不便到处抛头露面。你知道。”

走到门口，徐向北又回头说：

“我这弟弟，也不知在哪儿长大，简直不像我们家家教出来。他该请你的。”

“我才不去。得他来登门见我呢。”

“行行，我让他来朝拜您，太后。”

“你们家啥家教？”

三

老天！徐向北带回来五千块钱，五十张簇簇新的百元大钞。还有一堆包装美丽的外国食品。本市大概只有“七重天”那种地方，才会见到这么漂亮的東西。一件金色的女式风衣，V字大翻领，束腰，过膝。最让孟悠瞪大眼睛的是那只黄澄澄的金戒指。绝无可能是本地金店银楼土产。

“这是香港的？周大福？”孟悠听说过。

徐向北决定说实话：“不是。来之前，他不知道有你。临时决定送见面礼。在茂名路锦江饭店楼下买的。”

白炽灯泡下，戒指上微光荡漾，像金色的鱼鳞闪烁。

“这么多钱——看起来像假的……”

“胡说。”徐向北笑着骂她。

“他怎么能赚那么多钱？”

“我没问。他胆大妄为——我猜想，一定不是什么好来路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这钱，一定不是什么合法生意赚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走私。多半是走私。”徐向北咧着嘴一脸坏笑。

“这种钱我们能拿？”

“你管他，”向北几乎有些兴高采烈，“他干他的，咱又不参与。他给哥哥嫂子送钱，拿着花就是。钱上还能看出好坏来？你能看出这钱是黑的白的？我反正看不出来。”

窗子开着。一阵风掠过，掀开密盖在徐向北脑门上的头发。灯光照耀下，油光光，喜洋洋，像是有一股以前从未光顾过他的春风笼罩眉宇之间，像是从那些电车路般的抬头纹里，一大拨好运气正止

不住往外冒。

平素孟悠问他一句，他能回一个半个字就不错。今天他轻轻巧巧就说出这么一大串，好像早就深思熟虑过一般，好像这叠钱竟然能让他转性变个人似的。

“他长得什么样？”孟悠寻思着。

“这话说的一——跟我一样！”

徐向北自己觉得没底气。跟着说：“比我看起来年轻点。你说他那么多苦头吃下来，又是插队，又是逃亡，又是动那么多脑筋使坏心眼赚钱，居然看起来比我年轻！”

“你是自家把自家过老的。人哪，活的就是那股劲头。”

“也是，人一穷，越过越憋屈。”徐向北把这摞钱狠狠拍到桌上。

“你这弟弟，胆子可够大的。他过得到底是啥日子啊？”孟悠神往地说。